

文科教学研究丛书

陈 明 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生平与创作



闻一多生平与创作

陈明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1147384

责任编辑：钱晔 陈恩

封面设计：徐晓丽



闻一多生平与创作

Wenyiduo Shengping Yu Chuangzuo

陈明华 著

定价1.65元

出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发行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5.5

字数：11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87

统一书号：10093·842

ISBN 7-207-00405-2/I·65

序

以前，我曾经和陈明华同志一起，学习、研讨过现代文学史，那时他正当青年时代，勤奋向上，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此后，岁月流逝，许多年过去了，尽管时事多端，风云变幻，他仍然在现代文学史这个学术领域，不断开拓，继续前进。《闻一多生平与创作》是他不久前写成的一部专著，我有机会得以阅读全书原稿，为他在学术研究漫长的途程中，所取得的新的成就，感到由衷欣慰。

在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真是一个黄金时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闻一多以其特有的经历与成就，而独具光彩。闻一多是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是诗人、学者、战士的综合统一体。这个评价闻一多的基本原则，是陈明华撰写这本书的起点和归宿。总结并汲取前人研究的成果，再加以生发与深化，在我看来，这应当是陈明华这本书的主要特征。他以流畅的文笔、严谨的论证，阐述了闻一多诗人的敏感、学者的深邃、战士的勇敢。在他的笔下，我们不仅是清楚地看到了闻一多终其一生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而且还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历史年代里，闻一多的也是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悲愤和痛苦。这本书所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文学或文学史，而且是生活，是生活的历史。历史，鉴古而知今，它还是一面可以透视未来的镜子。

陈明华同志撰写这本书，当然还有他自己的侧重点。这

个侧重点就是对闻一多早期思想性质和艺术创作倾向的剖析。全国解放以来，我们都经历过无休止的思想政治斗争几乎令人窒息的年代，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到处都是笔挟风霜，无情的批判。闻一多研究不能例外。他的早期思想性质和艺术创作倾向，长时期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透彻的分析。闻一多是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艺术，首先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历史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陈明华同志正是这样拨开主观推断所造成的迷雾，深入到历史实际中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并勾划出早期闻一多的本来面目，不饰其过，不掩其非，从中清理出闻一多从早期发展到后期先后相联贯的内在因素。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虚妄和科学不能并存。陈明华同志用自己的科学方法，抹消了闻一多研究中曾经多年存在过的虚妄不实之辞。

“千古文章未尽才”。闻一多离开人世过早，又过于急促。他象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突然熄灭，又象是一颗闪亮的流星，疾迅地消失在茫茫天际。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艺术遗产却是永存的。前此，我们曾经看到过一本内容翔实的《闻一多评传》，现在我们又有了一本立论严谨的《闻一多生平与创作》。有关闻一多的研究，方兴未艾。应当说陈明华同志对闻一多的研究也是开端，而非终结，他所要论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没有发挥出来，更丰富，也更精辟的见解和观点，还蕴藏在他的内心里。有一天他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他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这一点。

王伯英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日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1)
一、童年时代	(1)
书呆子	(1)
新的启蒙	(5)
二、清华园内	(9)
勇敢的挑战	(9)
✓博学之士	(13)
清华园内的火把	(18)
最初的探索	(21)
三、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	(27)
对祖国的怀念	(27)
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32)
发愤为雄	(36)
四、探索光明的《红烛》	(40)
爱国主义的基调	(40)
对理想的追求	(47)
纯洁的情泉	(54)
✓浓郁的风格	(59)

五、鞭挞黑暗的《死水》	(67)
——对现实的愤懑	(67)
反帝的呼声	(73)
——一座没爆发的火山	(80)
崭新的诗风	(85)
六、向内发展的路	(93)
政治上的探索与歧途	(93)
艺术上的追求与迷惘	(103)
杀蠹的芸香	(120)
七、伟大的民主斗士	(131)
新的起点	(131)
拍案而起	(138)
思想转变	(145)
英勇捐躯	(156)

一、童年时代

书 呆 子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里，毛泽东同志对闻一多作了崇高的评价。

闻一多的一生，大致经历了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且又集合这三者于一身，完成了特异的风骨，体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闻一多于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镇的陈家岭。闻一多，姓闻，本名亦多，字友三，号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他有一个堂兄叫闻亦传，后来与他一起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闻一多进清华后，把“亦多”改名“多”，叫“闻多”。“五四”运动后，闻一多带头提出要废除那些带封建意味的字号，甚至废姓，朋友相称，只呼其名。但因为单名“多”，不便称呼，因此他同班的好友潘光旦，就建议他加个“一”字，叫“一多”，闻一多采纳了这个建议。从一九二〇年以后，他就正式采用“一多”的名字。

闻一多诞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正处于转折时期。从一八四〇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锁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性质在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时期开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存亡的命运，“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向西方寻找真理，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加以宣传和运用，以图振兴中华。在十九世纪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

嗣同、严复等人，极力提倡变法维新，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从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八年，康有为等人曾七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维新。一八九八年六月，即闻一多诞生的头一年，光绪皇帝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宣布变法，颁布一系列“去旧布新”的法令。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在变法运动的前后，学习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学说，形成了一股蓬勃发展的潮流。闻一多就诞生在这转折的历史时期。

闻一多的家乡浠水县，位于浠水东北岸。下巴河镇是浠水县的一个大镇，因巴河得名，南临长江，它在武汉下游，上距武汉大概有一百余里地。临近下巴河镇的陈家岭，虽然是一个僻静的村庄，但距离武汉不远，交通便利，不乏书报流传，能较早较快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闻一多的家世为浠水县地主阶级的望族，他从小就受到优越的文化教育。他的祖父子淦公，知识广博，极好“广鸠群籍”，并修筑书房，名曰“绵葛轩”，请名师教读子孙。闻一多的父亲，名廷政，字固臣（又叫固城），是晚清的秀才，对国学有较深的造诣，为人严谨、耿直。他早年曾参加过一些政界的活动，受过新思潮的熏陶，当沿袭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刚废除不久，他就积极采用新的教育方法，在僻静的村庄里建立起改良的家塾，仿照城里新式学校的规定，让孩子们接触新的知识。

一九〇四年，不足五岁的闻一多，便入家塾学习。当时的塾师是一位姓徐的老先生，一开始读的主要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四书》之类。一九〇五年，请了王梅甫

先生来家讲读。王先生是师范学堂毕业的，曾接受过新的教育，是一个有见解和抱负的人。他改变了旧的教授方法，除了学习一些旧课以外，主要采用了当时城市学校新编的教材，如《国文》、《历史》、《博物》等。新教材的引入，大大地开拓了孩子们的眼界。新的名词，渐渐地多起来了，除“三皇五帝”之外，增加了大洲大洋；“天地玄黄”之外，又有了声、光、化、电，把孩子们带进了五彩缤纷的崭新世界。闻一多启蒙时期，就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

闻一多在家塾里，白天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每夜从家塾中回来，又跟父亲读《汉书》，常把家塾中学到的历史知识，引来与《汉书》比较。闻一多的聪敏，大得其父亲的喜悦，从此父亲每夜都给他讲述《汉书》中名人的故事，使他从小就受到古代优秀文化的影响。

闻一多小时候性格温顺，文质彬彬，他很少和别的孩子打闹。当别的孩子到外面游玩淘气的时候，他却常常一个人独自躲在一边读书或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善于临摹和绘画，姑娘们要绣个什么花儿，都叫他来画，甚至剪个枕花鞋样，也都找他，深得姑姑婶婶们的欣赏。他读书时，常常是全神贯注，忘掉周围的一切。有一次，闻一多在屋外看书，一条大蜈蚣爬到他的鞋上，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家人看见蜈蚣就要咬到他的脚时，忙上去把他推倒，把蜈蚣踩死。这时闻一多才从书本中“醒悟”过来。但是当别人正替他方才的情景啧啧担心时，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一条小虫，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完，站起身来，又回到屋里读书去了。闻一多整天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留连忘返。看到

他这股迷恋书本的劲头，家里人都管他叫“书呆子”。

由于他勤学苦练，闻一多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能文善画，显示出了他聪敏的才智。

新的启蒙

一九一〇年，当闻一多十一周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带到武昌，考进了两湖师范高等小学校（《闻一多全集》中的《年谱》和一些评论文章，把闻一多至武昌的时间写成一九〇九年，这是讹误）。武昌，是当时新思潮比较活跃的地方，也是新旧势力角斗的场所。封建官僚搞的“洋务派”和梁启超等人搞的“维新派”，都在极力宣传自己的观点，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也在武汉地区积极而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思想。各种思潮起迭和争鸣的局面，极大地吸引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年青学生。闻一多当时虽然年仅十一岁，还分辨不清各种思潮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但他感到这一切是那样陌生而新鲜。在家塾读书的时候，塾师就曾经对他进行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年幼的心灵，也曾受过塾师忧国伤民的情绪的熏染。到了武昌，由于受到形势的影响，他开始把眼光从书本投向外界了，接受了新的启蒙教育。他每天除了认真地学完学校的功课外，总是津津有味地阅读宣扬各派主张的报纸和书刊。新的思潮在深深地吸引着他。特别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他喜欢读的报刊之一。梁启超写的一些文章（如《少年中国说》），曾激励过他，闻一多被他那“笔锋上的感情”和“炽烈

的爱国字句”迷惑住了。他深深倾慕于梁启超的“维新派”。当闻一多刚刚认识世界的时候。虽然因为年幼，难于理解“维新派”的阶级实质，一开始就不幸地掉进了“维新派”改良主义的“陷阱”，但梁启超的文章激起的他的爱国思想，犹如他年少纯真的心灵一样，是洁白无瑕、积极向上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标志着列宁所说的“亚洲的觉醒”的枪声。当天晚上，起义军就占领了武昌城，两天后，起义军又占领了汉阳。汉口，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了胜利。在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下，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不到两个月，全国二十五个省区，已有十五个省宣布脱离满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同年十二月，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集会，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武昌起义，是划时代的大事，整个武汉三镇都沸腾起来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强烈地激励着年少的闻一多，他走出学校，跑到大街上去看“热闹”。大街上一片革命的景象，使闻一多深受感动，他觉得皇帝打跑了，民国成立了，革命胜利了，衰老的祖国该强盛起来了。闻一多的情绪，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把在武昌看到和听到的革命情景，象传递喜讯一样，写信告诉家乡的亲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就妄图扼杀中国的民主革命。英、美、日、德、俄等国都急忙调集军舰，驶到长江中游一带，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中国的反动军阀也派出大批军队，向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武汉疯狂反扑。武汉的形势一时处于危急之中，不少居民纷纷外

迁，学校也暂时停课了。学校停课，闻一多便回到故乡。虽然辛亥革命遭到了挫折，但这伟大的历史事件，进一步培育了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感情，他崇敬孙中山先生，他欢呼“民国”的建立。从武昌回到家乡后，他热情地向家里人宣传武昌起义的热闹情景，描述得绘声绘色。而且还把目睹耳闻的一些事情（如武昌起义时封建官僚狼狈逃窜的情形，革命党人给过路人剪辫子的场面，等等），画成连环画，贴在家里的墙上，表现了闻一多对革命的热烈向往。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旬，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和革命派在上海举行“南京议和”。在谈判中，革命派屈服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力，同意在袁世凯承认共和、逼使清朝皇帝退位等条件下，把政权交给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正式宣告退位。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政，虽然随着末代皇帝的退位而宣告结束了，但袁世凯却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就在这年春天，闻一多从家乡返回武昌上学。返回武昌后，先入国民公校，后改入实修学校。这时，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在闻一多年幼的心田里扎下了根儿。在课堂上，老师也热情地宣传中国是“五族共和”的国家，是东亚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闻一多为自己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祖国而自豪。他热爱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了。

一九一二年夏天，闻一多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闻一多全集》中的《年谱》所记是一九一三年，这是讹误）。当时湖北

省只分配到四个名额，因此考生竞争激烈，闻一多以优异的成绩，得了备考第一名。这年冬天，他到清华复试，以第二名正式被录取。从此，闻一多结束了童年生活，带着对故乡的怀念，踏进了清华园，开始了人生的探索 and 追求。

二、清 华 园 内

勇敢的挑战

闻一多从一九一二年冬进入清华，至一九二二年五月毕业，在清华总共学习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正是闻一多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代。

清华，是一个被奴化教育浸透了的学校，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清华，原名清华学堂，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创办，它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办起来的，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座落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里。清华园，原是满族清王戴漪的“王府”，被英法联军掠夺焚毁的圆明园遗址，就在“王府”的近旁。这里，碧山绿水，景色秀丽。在人们的眼里，当时清华是学生的天堂。清华的每年招生名额，都是根据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数额多少，按比例分配的，每省只能分上几个名额。考上清华的学生，不仅食宿等费用免收，而且毕业后保送美国留学。这是青年人走向仕途生活和发财道路的一座桥梁。但当闻一多带着乡村的朴实和对祖国深厚的感情踏进清华园后，他却觉得这里的一切，

与自己的情感是那样格格不入，在高大的围墙内，他看到“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这里充塞着“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和“奢华”。

闻一多决不是为了“镀金”、为了“出洋”考到清华来的。从小就培育起来的爱国感情，使他对未来充满着理想，他希望自己能学好本领，为振兴祖国贡献力量。

但是，当时的清华，却象一个“大旅馆”，这里容纳了许多“旅客式的学生”，其中有“旅客式的少爷学生”、“旅客式的孩子学生”，他们都是贵胄子弟。他们到清华的目的，就是混个资格，到了年龄，以便立刻“出洋”。对于功课，他们是“满不在乎”的，一天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除了上面两种学生之外，另外还有一种“旅客式的书虫学生”，他们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留洋，一天死读书、读死书，对学校和社会的问题，漠不关心。闻一多对这“清华大旅馆”的阴暗景象，感到莫大的失望（参见闻一多：《旅客式的学生》）。

校长和教师的昏庸，更令他痛心。学校的校长，大都是官僚，他们除忠实地为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外，就把清华，视为旅馆或疗养所，成天养尊处优。而教师，大多数是为谋生而来中国的美国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和中学教师，他们有一种“殖民主义者”的优越感，学问不多，架子不小，是美国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推销员；仅有的少数中国教师，则多是满口“子曰”、“诗云”的封建遗老。如当时国文部的教师马季立，就在课堂上大讲“忠君尊孔”的“圣道”，甚至为清王朝招魂，说什么“五辈祖宗受清室三百年之恩泽，不能报德，而反诋之，不亦谬乎？”（一九一六年清华学校《庚申级史》：《述马先生季